

中国现当代文学 研究鉴识

ZHONGGUO
XIAN-DANGDAI
WENXUE
YANJIU
JIANSHI

陈思广
——著

课外借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中国现当代文学
研究鉴识

陈思广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代号:WX18N023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鉴识 / 陈思广著.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8.3

ISBN 978 - 7 - 5613 - 9858 - 6

I. ①中… II. ①陈…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6 ②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46477 号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鉴识

陈思广 著

责任编辑 王文翠

责任校对 王红凯 张旭升

封面设计 锦 册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875

插 页 4

字 数 237 千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13 - 9858 - 6

定 价 55.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影响阅读,请与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029)85307864 85303635 传真:(029)85303879

目录



上编

- 《子夜》的删节本 /2
- 《山雨》的初版本、跋及“黑名单”
——关于王统照及其《山雨》研究中一桩公案的辨正 /9
- 如何辑与如何用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接受史料与接受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22
- 新文学的三次长篇小说征文与获奖小说 /34
- 文学史观念的拓进与诉求
——关于编撰《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史》的几点思考 /48
- 抗战建国语境下的“蒋夫人文学奖金”征文 /63

中编

- 发轫与奠基
——1922—1929 年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论 /82

发展与深化

- 1930—1937 年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论 /104

低徊与复兴

- 1938—1949 年国统区现代长篇小说创作论 /125

“振兴”的姿态与“新进”的意味

- 华北沦陷区长篇小说论 /143

四川抗战小说的历史意义与现实启示 /156

文学阐释的疆域与文本接受的向度

- 由《强制阐释论》引发的关于现代长篇小说接受研究的
几点思考 /164

下编

论《白鹿原》的立意之本与思想内涵 /176

谁是《白鹿原》中的关捩

- 黑娃形象的叙述学分析 /186

理解路遥

- 重读《路遥文集》 /193

师法·凸现·超越

- 铁凝创作的影响透视 /207

军旅巾帼三原色

- 论项小米、马晓丽和裘山山的长篇小说 /215

英雄草莽化的偏颇

- 以《狼毒花》中的常发为例 /225

艺术视角·文体选择·责任担当

- 关于阿来非虚构作品《瞻对》的几点思考 /230

阿来小说接受向度研究的现状、问题与思考	/242
辞典如何为小说	
——谈格绒追美的《青藏辞典》	/258
周克芹:新时期四川文学的引领者与奠基人	/265
灵魂之问	
——读王华的《陈泊水的救赎之路》	/270
愿你打开这本真实的书	
——谈马平的散文集《我的语文》	/272
后 记	/275

上 编



《子夜》的删节本

《子夜》的删节本究竟是怎样的,是现代文学界版本研究中一个悬而未决的疑案。最先谈及这一问题的是开明书店实际参与《子夜》出版工作的徐调孚先生。他在1949年7月19日的《新民报·晚刊》上刊载《关于〈子夜〉》一文,就《子夜》的删节本做了说明。他说:“据我知道,《子夜》到现在一共印了二十二版,删节的似乎只有第五版的一版及第四版没有售完的一部分,数量在全书总数中占极少的一个比例。”也就是说,第四版并非全部是删节本,因为开明书店得到《子夜》删改后可以出售的通知,“便把第四版售剩的几部中撕去发售,等到了1935年2月印第五版的时候,便把这两章删去不印,只在第95页印上‘四(删)’字样,96页至125页让它缺去。483页也缺去,让它不连接,使读者因此发生一种仇恨的心理。他们说要‘删改’,书店是只‘删’不‘改’”。至于什么时候是足本,他认为“似乎是第六版吧”。当然,由于手边没有实物,徐先生也是凭印象做出了推断,“似乎……吧”的不确定陈述也为自己的结论留下了余地。

朱金顺先生对这一问题也颇为关注,他曾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3期发表《〈子夜〉版本探微》一文,感言“删节本有待追寻”,并提供了他所知道的一些材料。他说:

唐弢先生《晦庵书话》中,介绍过这个删节本,但更为详尽的是瞿光熙先生。在《〈子夜〉的烙痕》一文中说:“结果只得把描写农民暴动的第四章和描写工人罢工的第十五章,全部删去。在重版

的《子夜》中,在这两章删除的地方各注一个‘删’字,而页码不改,共缺六十页之多。书店还恐怕发售时发生麻烦,把伪市党部的‘批答’刻版印在版权页的后面。后来又经过一番活动,才得把删削的两章印入,又在版权页上添了一行‘内政部著作权注册执照警字第三五三四号’。”(《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1月版第61页)可惜唐、瞿两位先生都没有说明这个删节本是哪一年的第几版,瞿先生说到了删去两章后来补入了,那又是哪一年的哪一版呢?

我查了北京、上海的几处图书馆,都没有找到这个带有“烙印”的删节本。中国现代文学馆书目上,有一个1935年9月的版本,书目上没注明第几版,书却没有找到。最后,还是在松井博光的《黎明的文学》中,找到了这样一句:“一九三四年六月发行的第四版有删掉的部分。”(该书第171页)第三版是1933年6月,经过查禁、删改,1934年6月出删节后的第四版,时间上是吻合的。但没见到实物,不敢确说,只录以备考。

总之,《子夜》确有过一个删节本,版本实物有待追寻,因之确实的版本情况难以说清楚。

由于朱先生没有见到实物,上述材料虽说含有许多重要的信息,但毕竟是印象性记叙或二手材料转述,严谨的朱先生没有将其作为定论。孔海珠先生有幸亲眼见过《子夜》的删节本,并就其所见写了《〈子夜〉版本谈》一文,刊于《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1期。其中关于《子夜》的删节本文字如下:

我看到的是1935年9月第六版,绿色的封面,两个篆体字也如前几版直行在封面上,表面看与其他开明版没什么差异,32开本,报纸本,全书577页。实际上,第四章和第十五章已被抽去,页数也跳开了,并没有重新连贯地改排页码。



《子夜》初版封面

这显然令人感到欣慰,毕竟亲见了《子夜》的删节本,只是令人稍感遗憾的是,由于孔先生撰文时特意声明“手上没有这个藏本,只能凭印象和记录说话”,又使这一印象“很深刻”的“亲历记”成为“印象记”。笔者经过多年寻觅,终于购得上海开明书店 1934 年 6 月第四版和 1936 年 9 月第七版的两个《子夜》删节本,并于吉林省图书馆阅得《子夜》1935 年 9 月第六版,于国家图书馆阅得第五版。现对《子夜》的删节本做一介绍,以期彻底解决这一困扰茅盾研究界几十年的悬案。

笔者购得的《子夜》初版本为大 32 开本的平装本,封面为叶圣陶的两个篆字“子夜”,长 20cm,宽 14cm,厚 2.8cm,发行者为杜海生,印刷者为上海东熙华德路余庆里美成印刷公司,全书共 577 页。现笔者手中的《子夜》第四版删节本亦为 32 开本,封面无改,但长 19.5cm,宽 13.5cm,厚 2.6cm,发行者为章锡琛,印刷者为上海梧州路三九〇号美成印刷公司,全书虽标 577 页,但实查为 531 页,即缺第四章一半第 97—110 页和第十五章全章第 450—482 页,共 46 页。确如徐先生所

言,只删未改。但有意思的是,此次删节并没有完全按照国民党图书审查委员会的查禁理由——“((《子夜》))二十万言长篇创作,描写帝国主义者以重量资本,操纵我国金融之情形 P98 至 P124 讥刺本党,应删改,十五章描写工厂,应删改”进行删节,而是保留了第四章的一半,即第 95 页第三章末仅印“四”这一章的序号,正文以“(删)”字替代,但翻页章题号虽是“五”,但仅首页为第五章的第一页(即第 96 页)外,余则仍是第四章的部分,只是从第 111 页起到第五章的第 127 页,故页眉上仍印着“第四章”,页码从第 96 页突接第 111 页,中间 14 页删去,页码没有重排,内容也露出明显的断痕。(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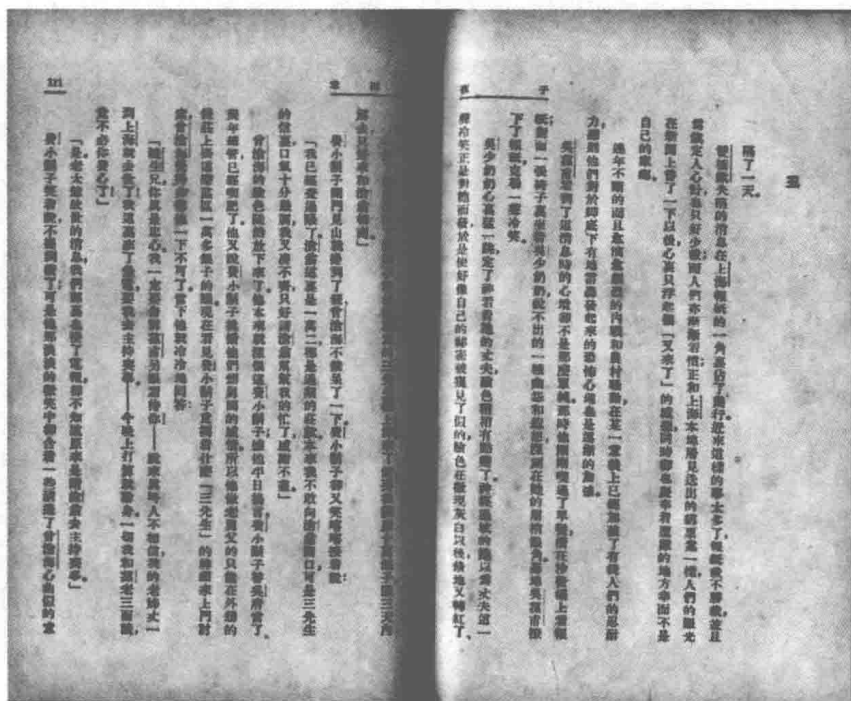


图 1 《子夜》第四版删节本

也就是说,第五章第 1 页的末段两行:“吴少奶奶心里猛一跳,定了神看她的丈夫,脸色稍稍有点变了。神经过敏的她以为丈夫这一声冷

笑正是对她而发,于是便好像自己的秘密被窥见了似的,脸色在微微现灰白以后,倏地又转红了”。之后却接的是第四章第 111 页的开头“管理费小胡子费晓生”这几个上下文毫无关联的文字。之所以出现这么明显的破绽,估计与出版社未“撕”净有关。第十五章则完全撕去,即第 450 页第十五章仅印“十五”这一章的序号,正文以“(删)”字替代,翻页为第 483 页而非第 451 页。全书未重新改排页码使之连贯。版权页左下有一行小字:“本书已照著作权法呈请内政部注册并遵中央宣传委员会决定办法删改。”版权页的背面刻印有“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批答:批开明书店等”(此材料全文因收入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等为学界所周知,故不录)。售价一元四角。(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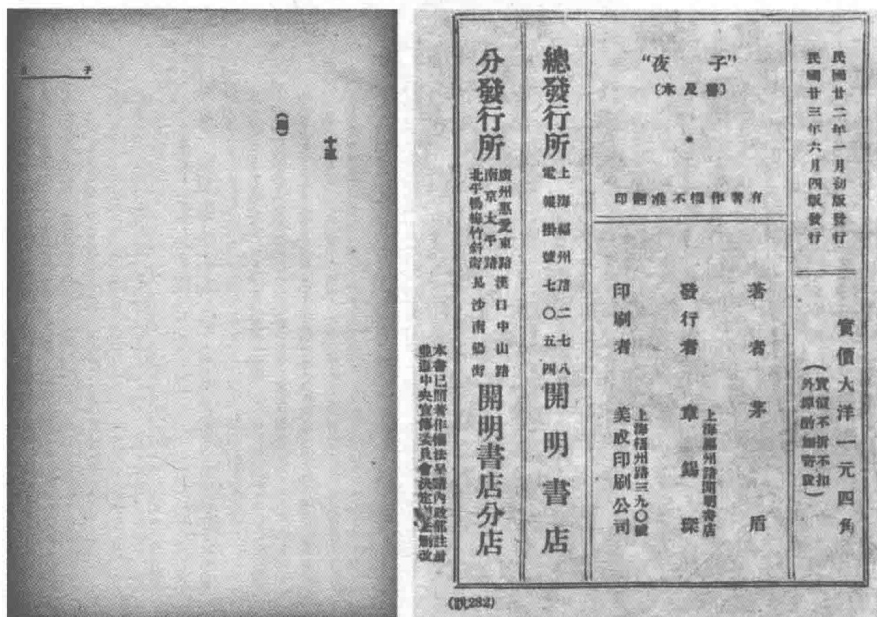


图 2 《子夜》第四版删节本第十五章删痕及版权页

笔者在国家图书馆与吉林省图书馆看到的《子夜》第五版、第六版删节本亦为 32 开本,封面为粉红色而非绿色,书名两个篆书无改,长宽尺寸与第四版相同,但厚为 2.5cm,虽也标 577 页,但实查为 511 页。这

两版为完整的删节本,故第95页第三章末仅印“四”这一章的序号,正文以“(删)”字替代,翻页为第126页而非第96页;第十五章也是完全抽去,即:第450页第十五章仅印“十五”这一章的序号,正文以“(删)”字替代,翻页为第483页而非第451页。全书未重新改排页码使之连贯。这与徐调孚回忆的第五版相吻合。这是开明书店严格执行国民党查禁之理由所致。与第四版不同的是,版权页左下的一行小字是:“内政部注册执照警字第三五三四号”。在版权页的背面刻印有“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批答:批开明书店等”,并特附印“本书系遵照办法第四项办理”这十二字作为《子夜》可以公开销售的依据。而办法第四项即是“内容间有词句不妥或一篇一段不妥应删改或抽去后方准发售”(见图3)。售价被涂黑。第七版与第六版完全相同,售价一元二角。



图3 《子夜》第四版删节本批答

由此可知,《子夜》被禁后,出版商并非是一开始就抽去了“犯忌”的两章,而是撕去了第四章的部分,撕去了第十五章全部,余则未做任何修改。至第五版后开始两章完全删去。由于这几个版本的其他文字

及页码与初版本完全相同,字体也同为5号宋体,故可认定纸型亦相同。这样看来,瞿先生与孔先生所言并不准确,或者说他们可能见到的不是第四版而是其他版次,而且没有提及“本书已照著作权法呈请内政部注册并遵中央宣传委员会决定办法删改”与“本书系遵照办法第四项办理”这两个重要的字证及本文补充的具体细节。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从1934年6月《子夜》出版删节本算起,开明书店一共印行了四版删节本而不是一版,分别是:1934年6月第四版,1935年2月第五版,1935年9月第六版,1936年9月第七版。其中,第四版略异,即存在着少量的全本与少量的撕去部分页码的删节本,而第五至第七版完全相同。徐先生所说的第六版是足本以及孔先生所说的“是否只有第六版是删节本,以后就恢复了呢”显然不妥,因为笔者手上的实物第七版就是删节版。

那么,《子夜》从哪一年印入了被删去的两章使其成为全本呢?据笔者目前看到的是1939年2月的第七版。只是令人疑惑的是:由上文知道1936年9月上海开明书店印行的《子夜》第七版是删节本,而1939年2月上海开明书店印行的《子夜》全本,版次竟然也是第七版。随后,《子夜》分别在1939年6月和9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印行第八版和第九版。为什么会出现两个第七版?是统计错误还是另有原因?有待我们继续探索。

《山雨》的初版本、跋及“黑名单”

——关于王统照及其《山雨》研究中一桩公案的辨正

关于王统照和他的《山雨》研究,至今仍有三个问题亟待解决。这三个问题是:一,《山雨》到底有几个初版本?二,《山雨》的跋又有几个?是否也有改动?三,王统照是否上了“黑名单”?这也被称为王统照及其《山雨》研究中的一桩公案。关于第一个问题,据王统照的外甥丁永志回忆:“《山雨》是舅舅在1932年写成的长篇小说,由上海开明书店初版发行。书出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即以这本书宣传阶级斗争为理由,下令禁止,后来删去了两章才得以继续发行。”^①第二个问题由《王统照研究资料》的编者和中国现代文学馆选编《山雨》的编者先后失察所致。由于《山雨》出版后即被查禁,初版本流传甚少,而王统照又在1955年出版修订本《山雨》时将已做重要修改的跋的写定时间仍然标注为1933年6月16日,这使得选编者误认为王统照1955年《山雨》修订本的跋就是1933年初版本的跋,便将其全文收录于1983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统照研究资料》中(该书于2010年由知识产权出版社重版),后来许多学者信以为是;令人深感遗憾。而中国现代文学馆选编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王统照代表作《山雨》初版本时,编者又未能实察两个初版本的跋之间微小但颇为关键的删改,又导致借位现象的发生。第三个

① 丁永志:《我的舅舅王统照——记忆中的几件事》,见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诸城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王统照先生怀思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63页。

问题由田仲济先生指出。他说,小说《山雨》出版后,“敌人是敏感的,国民党反动派深深地感觉到这个平日忠诚淳朴的作家,对他们是个危险人物了。因为他竟给他们敲起了丧钟,他明明是在说国民党的天下已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节,山雨,自然是革命的大风暴了。这就使《山雨》出版不久就被禁售,而作者就上了黑名单”^①。本文拟对王统照及其《山雨》研究中的这三个问题进行实证考辨,以解决这一悬而未决的公案。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旨在证“是”而不在辨“非”,故对其他学者关于这一公案的误传及在《山雨》研究中误用跋的现象衍生的问题不予讨论。好在本文有图为证,亦即人们所言的有图有真相,读者自当明之。

一、《山雨》有几个初版本



《山雨》初版封面

《山雨》有几个初版本? 对此,我可以肯定并负责地回答:两个。一

^① 田仲济:《王统照文集·序言》(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页。

一个是标印 1933 年 9 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初版的《山雨》，全本，共 28 章，370 页；另一个也是标印 1933 年 9 月由开明书店初版的《山雨》，删节本，删去了第 24—28 章，共 23 章，312 页。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 1933 年 9 月《山雨》出版后，12 月遭国民党中央图书委员会查禁^①，但这三个月当中，除出版社给作者部分全本样书外，仍有一些全本为书店所售出，故尚有极少量的全本《山雨》流布于世。而删节本则是小说被禁后，经书店交涉并按查禁意见删去第 24—28 章后准予发行时上市销售的。之所以版权页上还印明 1933 年 9 月初版，当是书店为经济起见，仍采用原版排印，纸型亦相同，仅处理了跋中的几个敏感字后就继续上市了，也就没有改动出版时间。^②（见图 1）

众所周知，早在北洋政府执政时，1914 年 12 月 4 日，时任国务卿陆徵祥就签署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出版法》，其中，对不得出版的图书做出了如下规定：“一、淆乱政体者；二、妨害治安者；三、败坏风俗者；四、煽动曲庇犯罪人、刑事被告人或陷害刑事被告人者……”^③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于 1929 年 1 月 10 日颁布《宣传品审查条例》，规定：“凡含有下列性质之宣传品为反动宣传品：一、宣传共产主义及阶级斗争者；二、宣传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及其他主义而攻击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决议案者；三、反对或违背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决议案者；四、挑拨离间，分化本党者；五、妄造谣言，以淆乱视听者。”发现则“查禁封查或究办之”。^④同年 8 月 23 日，国民政府再次颁布《出版条例原则》，除定义何

① 《国民党反动派查禁文艺书目补遗》，见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5），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52 页。

② 实际上这个删节本的出版时间应该是在 1934 年 4 月以后的事了。据查，国民党中央图书审查委员会成立于 1934 年 4 月 5 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1998 年版，第 4 页。

③ 《出版法》，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1998 年版，第 485 页。

④ 《宣传品审查条例》，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1998 年版，第 74—76 页。